

■工会岁月

或许在你现在和曾经的工会工作中，有无数个细节如同过眼云烟飘过，但总会有一些小故事伴随着某些物件、某些人和某种符号留了下来，比如一次活动、一个日子、一张照片……

认真的老工会

□胡兆喜 文/图

父亲从“一把手”的位子上退下来，担任了单位的工会主席之职。多数人认为，父亲定会牢骚满腹，从此精神不振、消极怠工。可父亲却出人意料以满腔的热忱干着这份千头万绪、庞杂琐碎的差事。按照父亲的话说：位无高低之分，权无大小之别，无论居何位、做啥事，都一样能为人民服务，一样能实现自身的价值。

每天，父亲如往常一样按时上下班，打扫工会活动室，整理书报刊物。父亲在单位里开辟了一块宣传板报，每周出刊一次。从国家的大政方针到居家生活的细枝末节，内容丰富多彩，版面设计新颖花巧，板书又工工整整、一丝不苟。单位里的人便对父亲刮目相看，也随之钦佩了父亲敬业爱业的精神。父亲想

方设法丰富职工的业余生活，利用节假日组织琴棋书画比赛，开展小型体育竞技活动。员工们也都给予支持，积极主动参与。

可有件事却让大伙儿头疼。父亲经常组织员工学习国家方针政策、法律法规和工会知识，然后让他们写出学习心得。一些人偷懒，不愿写。父亲就常常追着人家的屁股紧紧地要。因此，就有人说了些难听的话：“让你当工会主席是给你台阶下，你还捡了棒槌当了真（针）呢。”“自己闲得慌却来搅得别人不安宁。”……一辈子认真惯了的父亲装作没听见，仍是无怨无悔地做着他应做的事儿。

单位里，有人染上了赌博陋习，父亲就跟前跟后说理规劝；有夫妻翻脸吵架，父亲就去当



“和事佬”；有职工在权益上受到不公正待遇，父亲便极力游说与争取；有家庭困难，交不起孩子学费的，父亲很热心地在单位上下活动，游说大家献一份爱心，而自己总是第一个捐款捐物。

起初，我们做子女的都以为父亲心里憋得难受，做些事情可以发泄一下心中的“怨气”。后来见父亲如此乐观向上、认真负责地干着工作，我们才从另一个层面上理解了父亲，同时也被他的敬业精神深深地鼓舞着，热情高涨地做好各自的工作。

望着终日忙得不亦乐乎的“工会主席”，我们就劝他“也该歇歇了”，可父亲总是说：“现在许多退休的人都在积极主动地为社会做贡献，更何况我还在职呢，咱的余热大着哩！”

■青春岁月

“凤凰”齐飞

□牛雅文 文/图

看着照片上的这辆旧凤凰牌自行车，就想起上世纪70年代，在乡下农村里，谁家儿子要是能有一辆锰钢凤凰牌自行车，那可是在村里找对象时在姑娘们面前最耀眼的资本！当时，我就有这个福气。因为我的漂亮姐姐嫁了个当矿工的劳动模范姐夫。矿上奖励姐夫一张购买一辆锰钢凤凰牌自行车的票，买回来后，姐姐见我天天围着她的“凤凰”左看右看，就把她的挚爱忍痛割让给我了。我心里明白，姐姐是想让我早点找上个媳妇，让爹娘抱孙子。

姐姐前脚刚把她的“凤凰”给我，我骑上它就绕着村里的中心大街转了十来圈，眼馋的正在为找媳妇发愁的那些难兄难弟们像蜜蜂似的，一群一伙地围着我不散，骑不上“凤凰”也想摸摸心爱的“凤凰”。可我头一昂两腿一使劲，就“飞”到村外的小树林边停下，悠悠扬扬地朝着小树林喊道：“快出来吧！我知道你早就在这里等着我哩。”

话音还没落呢，她就从小树林里灵灵地扭捏出来了，盯着



我和她在老地方见面。没等我走过去，她就先从小树林里迎了过来。

“我远远一听飞轮那铮铮的响声，就知道是‘凤凰’飞来了。”说着，她就把一顶崭新的军帽戴在了我的头上，激动的我差点忘记了给她带的红纱巾。愣了半天神儿，像变魔术似的，我也把一块红纱巾系在了她的脖子上。

两个人互相看着傻笑。过了半晌，我让她骑到“凤凰”的后背上，两腿使劲一蹬，没想到她和我不约而同地喊道：“我们的‘凤凰’飞起来了！”

■图片故事

老照片里的爱情故事

□牛润科 文/图

80岁的赵营波，拿着他和妻子的订婚照，激动地给我讲起他的爱情故事。

“1958年，我从石家庄工业学校毕业后，被组织上分配到内蒙古包头市60研究所工作。不久，我这位党支部的青年委员，就在描图组发现了个人党重点培养对象，名叫胡淑英，她不但技术尖子，还是组长。最重要的是，她连年被评为所里的先进生产者和市里的女能手。当我找她谈话后，她非常激动。从那天起，她就经常向我汇报思想和工作。在汇报完思想之后，我们也随意打听一下对方的家庭情况，畅谈理想。共同的追求、共同的爱好，渐渐地让我们相互产生了好感，尽管谁也没有表白，可是彼此心照不宣。

“一次，她提前获悉所里决定两周后让我到北京出差，就托我给她家里捎点东西，我早知道她家在北京丰台，父亲是个铁路工人，就满口答应了。到北京后，当我来到她家门口时，我问迎面走来的一位中年男子：‘师傅，请问胡常富是在这里住吗？’那位中年男子说：‘我就是。你是从包头来的吧？我家小英在信中全都告诉我了。’说着笑嘻嘻地把我领进了院里，激动地冲屋子里喊：‘孩子他娘，咱家小英说的那个人来啦！’说着，她妈笑得像个爆开了的石榴似的迎过来：‘大姑爷，你可来啦。快进家呀！’接着她的小弟和小妹也高兴地向我跑来：‘大姐夫好！大姐夫好！’

“这突如其来的一幕，一时



这张订婚照拍摄于1961年。照片里右一是赵营波，左一是赵营波的爱人胡淑英，中间是赵营波的妹妹。

间就把我给弄蒙了。更让我下不来台的是，第一次来女朋友家，我竟两手空空，一点礼物也没带。大人还好说，可是无脸面对叫我叫得那么亲的小弟和小妹。不过她的父母一点也没有挑理的意思，反而热情万分地接待了我。

“从北京回到所里后，我佯装气呼呼地去找她。还没等我开口，她就向我承认错误了：‘对不起，让你捎东西是假，让我父母把关是真。我们全家对你很满意。’于是，我们俩美滋滋地照下了这张由妹妹见证的最幸福的订婚照。”



逃过难的爷爷

□马仲清 文/图

我娶媳妇时，伯父一家已经单过，我们家七八口人，父亲老大，爷爷奶奶四个孩子，挨肩上学，要吃要喝，一溜翘着脑袋的小燕儿一般，奶奶常年有病，干不了重活，爷爷单薄的身躯，扛着全家人的嘴。劳苦、艰难，无法从诉说。印象中，爷爷起五更睡半夜，放下耙子就是扫帚，看机器，编筐，卖菜，拾掇车子，逮鱼，积粪……一样样农活，干得有模有样，好像一部只知道干活的机器，从不知什么是累。我想，就是铁打的，一个人能出多少根钉子？

可爷爷非常珍惜生活。听爷爷说，抗日战争时，日本鬼子三天两头扫荡，村民们闹跑返，村里王奶奶身怀六甲，也不得不携儿带女挎小包袱挤上南去的骡车。一路上颠沛流离，一发流弹

在附近爆炸，那骡子就惊了，撒开四蹄狂奔，好不容易颠到了济南，王奶奶要早产，村民七手八脚把骡车和被子搭成“产房”，还没搭好，孩子就迫不及待降生。

那一年是牛年，那一天下着大雪。王奶奶说，孩子生在济南，兵荒马乱，又属牛，天生就是个受苦受累的命，命不济呀，就取名叫济生吧。后来，逃难的乡亲们遇上鬼子，一块出去的男人们大部分都被鬼子刺刀挑了，王奶奶怀里抱着襁褓，大人浑身哆嗦，孩子哭得唉声叹气，鬼子看着孤儿寡母也不禁动了恻隐之心，挥挥手，把他们放了。爷爷奶奶也在其中，幸免于难。就这样，一个苦命的孩子成了全村妇孺的救命稻草。

说起这段历史，爷爷常自顾自地说：“还是现在的日子好啊。”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图片故事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由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，800字左右。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
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

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
本版邮箱: ldwbgh@126.com
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